

坏
心

男
孩

调
淑
女

左 晴 雯



心男孩调淑女

(台湾) 左晴雯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左晴雯作品集
坏心男孩调淑女
(台湾)左晴雯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7-378-1731-0/I.1691

定价:9.80 元



第一章

那两排柔长如扇的黝黑睫毛轻轻刷了两下，一声悠然长叹发自两瓣红艳如花的樱唇。

“我敢用全部家产来打赌，这儿绝对不是台湾！”云吹雪细细嗅柔的嗓音里满含着挫败。

以一个有教养的闺女来说，她的姿势算是低级了——四肢大张地躺在草地上，两眼无神朝天！

尤其她还是个美丽得叫人流口水的天生尤物，莫怪行经武当山的“黄河四鬼”

要看得眼珠暴突，欲火中烧了。

“嘿！美人儿，在等亲哥哥吗？”

云吹雪没动，只稍稍扫了下眉眼，瞄见他们的穿着打扮，使她娇俏的脸蛋更形灰暗。

“我敢再用脑袋来打赌，这里百分之两百不是二十世纪。”

“美人儿，亲哥哥这就来安慰你！”四个獐头鼠目的男人将她包围了起来。

“天下乌鸦一般黑，”云吹雪俐落地跳起，拍拍屁股。“世间男人同样贱！”



她是个高挑健美的艳丽女子，玲珑有致的窈窕身材裹在一袭雪白罩衫中，同时融合了妖媚与清纯，这样的女人叫男人心痒难耐。

“老大，这女人还真高耶！”说话的男人留着而撇老鼠须，他是“黄河四鬼”

中最矮的，足足比云吹雪短少一颗头。

就连被他称为老大，肩膀上扛着一只流星——的男人也只到云吹雪的耳朵。

“她穿的衣服也很奇怪！”

“不过顶漂亮的，尝起来不晓得味道怎么样？”

四个男人肆无忌惮地批评她，可把云吹雪给惹火了。

“原来这里是蛮人帮、矮子国！”她的目光是冷的、语气也是冷的。“你们这几个跳梁小丑，不想死的话就给姑奶奶滚边去。”

“臭女人！”男人是经不起激的，色狼尤是。

一只流星砸向云吹雪，她俐落闪身，四两拨千金地将武器给弹了回去。

她不是只有嘴巴厉害，身为二十世纪的神秘组织“黑暗帝国”皇帝身旁的侍卫总长，以及“神风万能社”的美女老大，没两把刷子怎么行？

而她学得最道地的就是中国武术精华——太极拳！

大浪来时如何挡？不用挡，避开它，待浪消劲



退时，再一拳击碎它便是。

她滑溜得像条泥鳅，在“黄河四鬼”组成的攻击网中进退自如，偶尔兴起，还拨一人的剑去打另一把大环刀、架长鞭去纠缠流星。

可怜喔！四个男人被耍得团团转。

“一群废物。”她斜眼睨人的表情端地是轻蔑到极点。

“大哥，给这个臭女人一点颜色瞧瞧！”扬动长鞭的男人气坏了。

“那有什么问题，你们闪开。”流星——老大挥退了三个拜弟，手中大拳在云吹雪头顶滴溜溜地绕起圈子。

“你们四人联手都打不过我，就你一个……哼！”云吹雪轻撇嘴角。“你是找死！”说完，飞起一腿踹中男人的胸口，他的流星脱手飞了出去。

“啊！”四个男人突然大惊失色地闪了开去。

“知道我的厉害——”云吹雪一语未毕，顶上的流星蓦地爆开，迎风飘散出阵阵淡黄色的熏烟。

“你使毒！”她不小心吸了一口，只觉手软脚软，眼前的景物竟开始模糊。

该死的！居然着了人家的道。云吹雪迈着重酸的双腿，不敢再恋栈，朝身旁密林钻了进去。

她不该得意忘形的，这个不知名的年代、陌生的地方不是她的地盘，没有手下、缺乏靠山，她独



身一个女人本该事事小心，结果她却……

是优渥日子过太久了，警觉心日渐低落，今朝要是有什么不幸，全是她自个儿咎由自取。

她拚命逃着，咬紧牙关，不停地鞭策自己！

“黄河四鬼”在使毒伎俩失去控制后，吓得脸色都白了。

“大家快服下解药！”老大自然怀中掏出一只瓷瓶倒出一粒艳红色丹药吞下，再把瓶子丢给三个弟弟。

“大哥，那个臭女人跑了。”

“放心，她逃不远的。”

“吸入我独门的“散魂烟”，没有解药，她是死路一条。”老大等三个弟弟都吃完解药后，一挥手。“咱们追，非逮回那个臭女人，大夥儿乐和、乐和不可！”

楚飘风手里牵着宝贝爱马“闪电”的缰绳，打从迈出武当派大门，那两片爱笑的唇就一直下垂着。

“老古板、臭牛鼻子道士！这么有本事不会去打擂台、争武林盟主的宝座？就会搞些“解剑岩”、“下马坡”的无聊事！”

他转而对马儿抱怨：““闪电”你说，他们是不是很过分？居然不准我骑你。开什么玩笑嘛，这条山路徒步得走上一天一夜耶！我还得拉着你走



.....”

楚飘风叽咕个不停，灵驹“闪电”喷出一口长气，索性转开头去。

“呃——”楚飘风的怨言突然卡在喉咙里，漂亮的黑瞳不期然地睁大、再睁大。“嘿！“闪电”你说，那是不是个女人？”

远远地，一抹白色的纤影持续地朝他的伫足地接近中。

看不清楚她的容颜，散乱的发丝遮住了她整个脸庞，她脚步颠簸，一身雪白罩衫满是泥污。

““闪电”咱们闪边点儿，让人家小姑娘先走。”楚飘风牵着马尽量有多远就躲多远。

“天灵灵、地灵灵，太上老君、如来佛祖请保佑，千万别叫小姑娘倒在我面前。”楚飘风自承不是君子、亦非侠客。

太多的前车之鉴警告他：女人是天下第一麻烦的生物，聪明人最好别妄想“英雄救美”这种蠢事；小心美人救不成，“英雄”反而变“英魂”，那可就得得不偿失了。

他颀长的身子又往大树边缩进了几分，但求这位连路都走不稳的小姑娘快快通过。

可是……中了毒的云吹雪甩晕眩的脑袋，希望她没看错，大树边有一匹浑身雪白的骏马，倘若她能抢得这四马、骑上它，就有机会摆脱敌人了。



她掉转方向，更往楚飘风的藏身地行去。

“唉哟！”楚飘风漂亮的五官皱成一团。他不是已经闪了吗？怎地她还是贴上来了？““闪电”，咱们再闪一次。”他拉着爱驹，从左边躲到右边去。

由小姑娘不稳的身形看来，她似乎是受伤了。并非他心肠狠硬、见死不救，只因男女授受不亲；他要真出了手，那才麻烦呢！

云吹雪度紧了眉头。这马儿是怎么回事，乱跑、乱跑的，不知她已没体力跟它周旋了吗？

她转个方向，脚步踉跄地朝右边行去。

“唉唉唉……”楚飘风英俊的脸庞快苦出汁来了，绊着地上的石子，几乎是五体投地地扑倒在他脚边。

“怎么这样？”他无语问苍天。“今儿个是天庭公休日吗？要通知嘛！那我就晓得今天是大凶，不宜外出，我会乖乖躲在家里修身养性的。”

可现在一切都太迟了，人就倒在他面前、脚跟旁，他不想救都不行了。

“姑娘！”楚飘风弯腰扶起神智已然迷离的云吹雪。“你还好吧？”

拨开她覆额的散发，他心底的哀嚎更形扩大。死定啦！是个千娇百媚的大美女，这样的天生尤物通常更是麻烦中的超级大麻烦。

“唔！”云吹雪痛苦地睁开一丝眼缝，发觉自己



竟躺在一名嘻皮笑脸的男人怀中，她只有一个念头：才脱虎口、又入狼嘴！莫非是天要亡她不成？“放开我！你这个坏蛋……”

楚飘风被骂得一愣一愣的。十年了吧！打从他十八岁艺成下山，仗剑江湖后，不论是闺秀淑媛、风尘胭脂，个个当他是块宝，阿谀奉承唯恐不及，谁舍得对他说上一句重话？今朝他还是第一次被女人骂，呵！这滋味挺奇怪的。

“你确定？我放下你，你可能会站不稳喔！”

“用不着你假仁假义假好心！”她咬牙、推开他的怀抱，果然颠簸了好几下才重新站了起来。

“你……受伤？”他专注地盯着她的脸，青白背白的。“还是中毒？”

“登徒子，滚离我远一点儿。”她被看得心火中烧。男人都不是好东西，害她中毒的四个混蛋、还有跟前这不规中矩的无赖，全是一个样儿。

“嘿！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”楚飘风控诉道。“像我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大侠客，哪里像登徒子了？况且是你自己一直靠过来，倒在我面前，我“不得已”才救你的。”他还特别强调“不得已”。

“多管闲事。”她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转向另一旁的骏马。“我从来不向男人求救，我要的是这匹马。”

楚飘风笑得可贼了。“嘿嘿嘿！求我啊，我就



让马儿载你一程。”

“作梦！”云吹雪啐他一口。“你以为这马是你的吗？”

““闪电”过来。”他圈指吹了个低低的口哨，大白驹听话地走到他身旁。

“你……”云吹雪怔愣地张大了口。

“不好意思，这马就是我的。”他得意地扬高了头。

“哼！”她转身，扶住发疼的脑袋，颠颠倒倒地更往密林深处行去。

“喂！”楚飘风心里难得地升起了一种叫作“罪恶感”的东西。“我没恶意的，我真心想帮你。”

“用不着！”她断然拒绝，好不容易才脱离了四双魔爪，她岂敢再相信另一个男人。

“是你自己不要我救的喔！”他高喊，没得到回答。

云吹雪踉跄的身影已然消失在密林深处。

“女人！”他耸耸肩，双手合十朝天拜了几拜。“太上老君、如来佛祖明监，是她不要我救，可不是我心肠不好，见死不救哦！”

晴朗的天空一片靛蓝，万里无云，四周悄无声息，只闻微风穿过树梢，树叶摩准、沙沙作响。

楚飘风轻扬了扬剑眉，转头问爱驹。““闪电”你觉得呢？”



白马喷了口长气，领头朝前走去。

楚飘风跟在马儿后面。“要记住，这是你的主意，可不是我的哦！”

这一马一人走的却是与云吹雪同一个方向。

云吹雪并没有逃过“黄河四鬼”的追击。

女人的脚程本来就比不过男人，尤其她还中了毒。

她倚着一株大树，强撑起摇摇欲坠的身躯，怎么也不肯束手待毙。

“你们四个无耻鼠辈。”她摸索着怀里的掌上型小手枪，依稀记得里面应该还剩下四发子弹，但愿这该死的毒没腐蚀掉她百发百中的神射能力才好。

“这么泼辣的女人，咱兄弟还是第一次遇见。”使老大阴邪地笑着。

“就不知道她的床上功夫是不是同她的嘴一样辣？”用剑的汉子身形如闪电，一个剑花划破了她罩衫的前襟。

另一个甩鞭的男子则乘机侵到她背后，一鞭打向她背心，带起一溜血珠，连同白色碎布片片飞扬。

“唔！”云吹雪咬牙忍下背部火辣辣的痛楚，现在任何的惨嚎、哭叫都是浪费力气的愚蠢行为。

她手里揣着枪，暗中瞄准使老大，正所谓“擒贼先擒王”。



“三哥，给她好看。”四鬼中的老么挥起手中的大环刀劈向云吹雪。

她低头、旋身闪过要命的一刀，不料纤腰却被长鞭卷住，她轻盈的身躯被高高地甩起。

“唔！”她俏脸煞白，几番折腾漠她体内的毒性扩散得更快了。

“接着四弟。”使鞭的老三将云吹雪抛给挥刀的老么。

老么接过云吹雪，伸手就在她腰间捏了一大把。

“呃！”她皱眉忍下剧痛与耻辱，握紧手中的枪。

“大哥，你试试，细皮嫩肉的。”云吹雪又给人抛向了老大。

她一手拉开保险、把住扳机，就待接近的那一瞬间，要叫“黄河四鬼”付出代价。

谁知她人还没碰着使老大的手，一条打斜横里窜出来的蓝色身影就抢先一步将人给劫了去。

“你——”她愤恨地转头，想瞧清楚是哪个混蛋坏了她的计划，迎上的却是一张轻狂、邪气的俊脸，可不正是白马旁那个嘻皮笑脸的无赖。

“我可不是要救你哦！”楚飘风赶紧撇清。“是我的爱驹不小心闯入暴风圈里，我为了拉它回来，才不得不出手阻止你们玩抛人游戏。”





“臭小子，敢管大爷的闲事。”眼睁睁看着到嘴的鸭子飞了，使老大气坏了，他手中的流星呼啸地砸向楚飘风。

“我都说了，不是故意的嘛！”楚飘风怀里虽然抱着云吹雪，但俐落的身手依然如鬼魅般灵巧。他深吸口气，身形拔尖，双腿连环踢将沉重的流星给踢飞了出去。

·使老大面色灰败，想不到这年轻小伙子内力恁般精湛，他的右手顿时酸麻不已，而被踢飞出去的流星上则清晰印着一个大脚印。

“大夥儿并肩子上。”其他三个人看情形不对，一时鞭、刀、剑齐飞。

““闪电”过来。”楚飘风啐口招呼爱马，将云吹雪疲软的身子放在马背上。

“自己找个好地方看热闹去，小心点，别扫到台风尾知道吗？”他轻拍马身，马儿长嘶一声，撒开四蹄，飞奔上临近的小丘。

“四位大哥，打打杀杀只是浪费力气，也解决不了什么事，不如大夥儿心平气和坐下来喝杯茶、聊聊天如何？”楚飘风身形轻巧地在“黄河四鬼”组成的攻击网中挪移腾闪，谈笑风生的惬意模样，似是游刃有余。

·“臭小子，现在才晓得害怕来不及啦！”使刀的老么发狠地非卸下楚飘风一条胳膊不可。



“真的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？”基本上楚飘风是很懒的，可以动嘴皮子解决的事，他绝不愿意动手；但……一被逼急，就很难说了。

“跟我的鞭子商量吧！”一条软鞭在注入内力后坚锐如枪，直指楚飘风的咽喉处。

“小心——”一旁观战的云吹雪看得胆战心惊。

“唉！”楚飘风状极哀戚地一摇头，两指倏出，居然挟住了鞭尾。

甩鞭老三胀红了脸，双手使尽力气，长鞭依然纹风不动；楚飘风两根手指竟如铁钳般将鞭子挟得死紧。

“长鞭不是这样玩的。”楚飘风两指一拉，长鞭落入他手中。他抖手甩鞭，长鞭有如蛟龙出海，翻腾出一波波的劲浪击向“黄河四鬼”。

这鞭在四鬼中的老三手里，充其量只是件没生命的兵器；但由楚飘风耍起来，鞭影重重如山，竟似祥龙脱困般，直欲飞腾上天。

“黄河四鬼”的兵器散了一地，四兄弟各自按着右手狼狈退下，他们这才发现惹上煞星了。

“不打啦？”楚飘风气定神闲地招呼爱驹过来。瘫在马背上的云吹雪，一张俏脸已由原先的青白转为墨黑。

“各位大哥，做个交易如何？”他手脚一挑一勾，“黄河四鬼”的兵器全落在他手中。“四件兵器



换一粒解药，四换一，很划算的。”

“黄河四鬼”心里将楚飘风的祖宗十八代骂翻了！有没有搞错？那兵器本来就是他们的，用他们的兵器换他们的解药，天下间岂有这等交易法？

但情势比人强，也是没办法。使老大心不甘情不愿地掏出怀中瓷瓶丢给楚飘风。

“如何服用？”楚飘风拔出瓶塞闻了下，白色的药丸散发着甜腻的香气。“不如请大哥先服一粒给小弟瞧瞧吧！”他闪电出手，大掌攫住使老大的下巴，倒出瓶里的药丸就要往他嘴里塞。

“不要、不要……”使老大吓得脸色发青。“大侠饶命啊！我给真解药就是了。”他拿出另一瓶红色丹药递给楚飘风。

楚风皱着鼻头，手捏药丸送到云吹雪面前。“喏！解药。”

什么味道啊？臭死了！云吹雪嫌恶地撇开头。“你又怎知这次的药丸一定是真的？”

“一定是真的！”他认真地点点头。“你没听人说：“良药苦口、毒药甜嘴”

吗？这药光闻就晓得很苦，绝对再真不过了。”

“神经病！解药、毒药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分吗？”云吹雪行事一向严谨，今朝遇到这个疯子，真是被他打败了。

使老大何尝不是呕在心里？早知这小子要的是





“臭药”，他怀里另有一味“七日断肠丹”更是腥臭无比，拿那个给他就好了，何必浪费一颗真解药。

“可是我明明听人说过“散魂烟”的解药是一种红色的臭药丸啊！”楚飘风一脸困惑地搔着头。

他居然一语道破了“黄河四鬼”的独门毒药，这年轻小伙子究竟是何来历？四个失了兵器的男人不由得惊愕地自了脸。

云吹雪观察那几人的脸后，才信了楚飘风的话，她取过药丸，和着唾液吞下。

“这就行了！”楚飘风一只手在衣摆处不停摩擦着，好像那药真的臭气熏天似的，惹来云吹雪一个大大的白眼。

他却浑然不在意，嘻皮笑脸的将手中武器还给“黄河四鬼”。

“四位大哥，想必另有急事在身，小弟不送了，各位慢走。”

“黄河四鬼”面色灰败地接过各人遗失的兵器，他们闯荡江湖也有半个甲子了，却栽在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手里，一口怨气是怎么也咽不下去。

“请教阁下尊姓大名？”

“我？”楚飘风一手指着自己的鼻子。“不说可不可以？”

“难道尊驾敢架梁却没勇气报出名号？”